

●社科选萃



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本书旨在描述和阐释海南岛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的变迁过程、原因及其生态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海南岛生态环境的新理念——创建海南生态特区。研究的空间范围是海南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植物、动物和气候的变迁，时间上溯到第四纪全新世初，时间跨越上万年。

美丽的大枫树，谁为你仗义执言？

——读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 颜敏

颜家安先生原本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屈原、杜甫和辛弃疾等经典作家下过很深的功夫，发表了不少的论著，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不期然跨入自然科学的领域，攻读理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就是根据他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这本书，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从人类活动的角度追溯生态环境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尽管科学出版社给这本书的销售分类建议是生物生态学，但它对于许多关心人文社科的读者，对于广大的热爱自然的美丽、痛惜自然被损害的地球居民，特别对于爱护海南岛这颗南海绿色明珠的人们来说，都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谁都可以为无告的大自然仗义执言。

这本书描述了海南岛自三亚落笔洞时期至今生态省建设这段漫长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在我看来，它也是一个“乱世求诸野”的过程。人类社会的苦难史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史交织融汇，证明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也意味着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被“文明进程”野蛮地摧毁的过程中，野蛮与文明的边界已经模糊，甚至发生了根本的颠覆。只是因为这种“文明进程”尚不够彻底，使得海南岛比其他许多地方保持了更多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孰知这种情形日后竟成为海南率先成功申请生态省建设的资本？在生态文明蓬勃兴起的今天，烟滚滚滚、烟困林立的图景，世人由趋之若鹜变为唯恐避之不及，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口号和举动也遭到严厉的质疑；相反，鸟语花香、人猿相戏的景象，成为新世纪全球人都向往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这本书，以广博宏富的文献，详尽刻画了这个历史进程。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人们是否应该进一步思考，关于文明，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

美国著名学者布莱克指出：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人类的诞生，第二次是文明的出现，第三次是现代化。从人类这个动物种群与其他生物种群的生态关系看，在人类文明诞生之

前，人类还是其他生物种群面前的弱者；文明诞生之后，人类就超越了自然，成为除人类之外所有生物面前的强势种群，特别是现代化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根本改造。

在强势的工业、科技、商业，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需求和话语面前，美丽的大自然变得如此脆弱而暗哑，简直不堪一击，亦无法自辩一词。蕾切尔·卡逊女士就是这样一位现代巾帼英雄，其《寂静的春天》一书就是为被农药毒死的鸟儿和其他亿万生灵而提出的最伟大的控诉书，开启了现代环保主义洪流的闸门，为此她也遭受了很多误解和恶毒的攻击。当然，《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作者比较幸运。1988年，海南由中央树立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7年，笔者作为助手，与本书作者共同执笔，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海南生态省的理论，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想不到海南省政府竟从善如流，率先向中央政府申报，并得到批准。开展生态省建设以来，海南生态环境保护确有很大改观，但是形势依然严峻。2005年，笔者有幸再度与本书作者合作，撰文提出建设海南生态特区的建议，并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从经济特区的授予到生态省建设的申报以及生态特区建设的提议，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要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吁求，这证明了我们政府和社会对生态文明大潮的接纳、吸收和转换。如果当今的文明能坚持取代了征服原则的保护原则，海南亿万生灵就有福了，海南这块绿洲就有福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将获得一条更新的绿色平线。

翻阅《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浮现着儿时亲身经历的一段情形：一位老奶奶瘫坐在一株美丽的大枫树前，为保护即刻被锯倒的大枫树声嘶力竭地叫嚷……

再后来，当我读书读到世界环保史上有“抱树者”的说法，我不由向这本书的作者感叹：如泉下有知，或许奶奶会因为自己有国外的同行而觉得骄傲，或许奶奶会为自己的孙儿们也加入了大自然拥抱者的行列而略感欣慰……

阅读·书情书摘

值班主任/刘健 主编/伍立杨 美编/庄和平

副刊部主编 海南日报

●新书摘

袁庚“逼”老战友让位

袁庚勉强地笑了。许智明决定退了，还在担忧他主动退位后的余震，余波问题，他真是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同志啊！袁庚心头一热，已经为这位好搭档的胸怀所折服了。

服务员端来一小支烛台，红色的蜡烛发出暖融的微光。袁庚略带伤感地望着西餐厅的窗外，注视着码头边阳春三月的恬淡黄昏，客轮、游人与四周的建筑物都笼罩在一层薄雾中。袁庚的目光移进室内，遇见许智明探究的眼眸，立即扯开去，从玻璃窗的反射中看着坐在他对面的老战友，袁庚觉得这两个小时的约会会晤，时间过得很快很慢。为了某种目的，他把老战友送上了“祭坛”，真是愧对出生入死、甘苦与共的战友加兄弟啊！许智明刚坐下来的时候，以为是约他来商议新老班子交替的事，脸上的神情很恬淡。当得知要他带头退下去的时候，袁庚从他脸上读出的是惊愕、惊疑、惊诧，接下来是惶惑、郁闷、烦乱，再下去是抱屈、怅惘、无可奈何。到现在，胖脸上虽然还有郁闷，但也有宽容、大度。望着玻璃窗里许智明的神情，袁庚心中陡然升腾起一股无比的幸福感，感激一路上有这么好的战友

相伴相携，勇敢地对共同的事业作出一种承担。

许智明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举起咖啡杯与袁庚桌上的杯子一碰：“放心，你会成功的。老袁，只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没有理由不会成功。”

许智明解放后长期在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工作，有着丰富的筹建、管理大型现代工业企业的实践经验和极强的组织能力；他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曾长期在香港、广东生活和工作，熟知广东、香港的风土人情，讲得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又有长期从事外贸、外事的工作经验，而这些都是开发工业区所需要的。1978年12月许智明经中组部调入交通部后，他就知道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协助袁庚抓好工业区的开发建设。

1979年5月，许智明正式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成为袁庚最得力的助手。许智明对袁庚不计个人荣辱，义无反顾地支持，不仅仅是因个人友谊和战友之情，更多的是源自对党的事业的共同追求和对改革开放的一种承担。

作为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最得力的

助手，许智明的勇于负责、敢于承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给予了改革者袁庚最大的支持。

革命事业，总要有一人带头，总要有人牺牲的。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在龟山的南山开发公司办公室，孙绍先拿出一卷工程图纸请许智明签字：“许指挥，这是一个很紧急的合同，关于赤湾码头的竣工验收计划，你看看，签个字。”

许智明向后退缩了一下，摆摆手说：“我都没有权了，马上要退位了，你干吗来找我签字？”

孙绍先愣住了，片刻才缓过神来，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

“交通部都快下文了。”

“唉，老袁自己不退，要我们把位置让出来给你们。”面对孙绍先，许智明不方便在袁庚面前说的话，打开闸门放了出来，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他找我谈了一两个小时的话。最后——”他声调高扬地说：“我还是——同意！”孙绍先吃惊地睁大了双眼。

“我想来想去，我要不退，他怎么能说服他们，让那几位老指挥退呢？杜指挥倒是不愁，他反正是可以回北京工作的。但是，蛇口的事业，革命事业，总要有一



摘自《袁庚传：改革现场》
1978—1984 涂俏著
作家出版社 2008年

个人带头，总要有人牺牲的。”许智明说到这里，内心涌起一股浓浓的悲壮情怀。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所代表的一切，对他这位即将退位的老指挥来说，很快就要不承担任何领导责任了。但是，这块土地的繁荣与昌盛，是他和袁庚共同的愿望，他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厚情感的客人，希望这块试验田里的果实茁壮成长。

做通许智明的工作后，袁庚又分别找了刘清林、郭日凤和杜庭瑞三位老指挥谈话。杜庭瑞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是借调干部，正可调回原单位水利规划设计院，继续当他的总工程师。剩下的两位老指挥，工作做得很艰难。最终，他们也以大局为重，同意了袁庚的安排。

段时间，成了个崇洋媚外的读者，我总是看外国的小说，虽说因为语言翻译上的一些隔阂，可能看起来总有那么一点不够好看，不过，不好看，不是情节的问题，毕竟人家是从几千朵几万朵甚至于可能是几十万朵里挑出来的花，总归可能是好一点的花吧。

回过头，再接着说张炜。这位始终被当作“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张炜，说了那么多的话，倒是这下面一句特让我受用：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这话说得真好！换个说法就是，卖掉了一百万本的，是一朵畅销的花，但却不一定是有思想的花，而只卖掉了一万本的，却可能是一朵有思想的香花。畅销的花会有读者，有思想的香花也会有读者，问题在于，畅销的花会很快褪色，而有思想的香花却会长长久久。

●读书札记

你看到了怎样的花

■ 潘小娴

我一向最头痛庞大、抽象的问题。所以，一看到张炜先生说的中国作家的精神沙化、精神立场、精神困境，我整个人就晕头转向了。精神这个东西，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它不可能像那句广告词一样——“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但是，这个好该怎么定位，好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再想想，就一边歪到曾经采访过的这一拨学者文化人的身上去了。

先是想到了写出了小说《侏儒》并让这两个字成了一代知识分子代名词的金岱教授，他说他的创作理想是让人像闻到玫瑰花香那样地闻到思想。接着就联想到了激情洋溢永葆学术青春的饶芃子教授，她说搞文学搞学术的人一定要宽容，不应存有排斥他人风格之心，

就像世界的花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茉莉花香，可以是牡丹花香，也可以是菊花香，作家批评家都应有自己不同的花香和多样的思考，读者也需要欣赏到不同的花香和思考。

两位学者文人都说到了花，也说到思想，他们认为有思想的创作之花是最香的花。但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和尚浅理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入侵并渗透了个人生活，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化，也越来越生活化了。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如果能产生卖点，就可以成为“名作家”了。所以，我们每每抬眼一看，自己的周围全是些作家。这样的结果是，也许花

我们是看到了，但有思想的好花呢，就难得一见了。于是，我们的眼前总是乱花飞舞，作家公开声称“身体写作”、“胸脯写作”、“私人写作”，甚至一些成名于

1980年代初的老作家，为了晚年能够跟上形势，也号称自己的作品每一章都有两三个高潮，用官场加情场的堕落诱惑读者。创作的观念如此混乱，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胡乱地混淆在一起，人文精神人文道德也就成了一个衣服架子，文学圈这朵花，“美”得是有点过于矫情了。不过，“美”得虽然过于矫情，却也因此成为了“名作家”了。

矫情的花虽然飘香，但那香味太俗太媚，作为读者的我总该去找点清香的花来欣赏呀！这又引发了我有很长的一

副刊部主编

值班主任/刘健 主编/伍立杨 美编/庄和平

海南日报

阅读·书评书话

●新书架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决策始末》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其辉煌伟大的成就，其源盖出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制定的一个个重大决策。本书特邀权威人士悉心回顾，撷取关键时刻，聚焦领军人物，将一幅幅运筹帷幄的场景、情节乃至细节展示出来。本书多由回忆和口述整理构成，又经权威部门审定，真实、生动，值得回味。

●艺文图书

第六版

2008年9月21日星期日

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八月出版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决策始末》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其辉煌伟大的成就，其源盖出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制定的一个个重大决策。本书特邀权威人士悉心回顾，撷取关键时刻，聚焦领军人物，将一幅幅运筹帷幄的场景、情节乃至细节展示出来。本书多由回忆和口述整理构成，又经权威部门审定，真实、生动，值得回味。

●文史笔记

琼台文脉赖斯人

■ 周泉根

中原南望，海南岛地处炎方，孤悬海外，虽古曰“南溟奇甸”，今号“中华宝岛”，但周代只是荒服之表，秦皇之世亦不过是象郡之外徼。自两伏波开琼后，洗夫人再抚而定之，中原文化才随之渐进发展。唐宋之际，乃官宦的流贬谪徙地。王义方、苏东坡等谪官随行施教、传播诗书礼乐，海南文化进程因此突飞猛进，使明清两代竟有“海滨邹鲁”之赞誉。但近代海南文化却在内忧外患中衰落销沉，致使海南又给人唐宋时期“万里投荒”的那种文化沙漠的南荒印象。

山川有记忆，奈何天地无心只能以人用心。那么琼崖文化又借谁记取作奇传呢？万州周君济夫，雅达勤奋，数十年如一日，用学术札记钩考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如《椰荫诗话》、《琼台小札》、《苏轼谪琼诗选注》、《琼州杂事诗补注》以及《大学衍义补》、《筠溪文集》校点等，又用诗词文章描绘这片土地上的人情风物，如《石竹斋集》、《济夫诗词抄》等，百宝流苏，聚于一身。近期又将近读诗读诗史所得，勒成一书，分清诗漫记、文史杂俎和杜诗日札三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曰《琼台说诗》。前两卷皆不出海南文史畛域，重点又在诗学。若综合此前诗话，再条而贯之，必是一部精美的琼台诗学。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个著名的论调：“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高明与沉潜、独断与考索，常人难以兼善，但也并不互相扞格抵牾。没有考索之功，独断之学多流于勇武蹈虚之游谈。《琼台说诗》旁搜广采，实事求是，尽显沉潜之功；或探佚，如发现林缵统的佚诗；或钩沉，如论列《儋县志》未收录的诗人文蔚周；或补遗，如单列一章补遗《椰荫诗话》；或指瑕，如指出王映斗用典不当；或辨误，如指证丘浚《五指山诗》创作年龄不是七八岁、琼台书院的创建时间当为康熙四十九年《海瑞集》中的《令箴》应为丘浚之作等等。我以为：独具法眼，不离考索功。书中的很多判断因建立在沉潜考辨的基础上，遂成不移之论。桐城文法，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但若说诗学小品札记，我以为还得补上第四维：性情。选诗注诗、解诗品诗，离开性情，恐怕终难入

上乘。古诗词注释，求是、求实不易，求神更难；品评、溯源不易，望气、观象、辨味更难。读诗是要讲趣味的，而品诗是要有眼光的。一些文史公案的辨析论断，固然要建立在考索的基础上，但诗学的正法眼，却是建立在诗才、诗情、诗识、诗史和经年涵咏的基础上。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代诗学的大方之家。

首先，立论公允，不阿附传主。如他对杜甫贡献鲜于仲通、哥舒翰等的干谒之作，虽给予理解，但并不支持。再如评析人过翰林的王映斗的咏梅诗，指陈其即题敷衍，用本来咏桃花的“刘郎去后栽”不当地咏梅。《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九，p29)这一点他有着非常自觉的文风，他曾说：“大凡注某家诗，总想加以拔高，评说总往好里说，于是附会臆测即在所难免。”(《读<杜诗全集>日札11月16日》，p226)读古人，既不辱没古人的真精神，亦不可为古人所曲折，是尚友也。

其次，知人论世，诗史互证。如评析王承烈十六首五言律诗的论诗诗《及门询古诗源流聊成韵语答之》，作者详赡地排比分析了当时游幕科考的史料，从师承、学源等多重人物关系图谱中非常详细地点出作者与翁方纲的渊源，也很好地解释了诗最后说“津逮源别，师资一瓣香”，将心香一瓣献给翁方纲的历史原因(《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三，p12-13)。

第三，品第恰当，选拔经典。如嘉庆举人琼山王承烈，乃《琼台说诗》的编撰者翁方纲的曾祖父，存诗不多，但富于学问机理，周老采撷引证“聊沽村店雨中酒，细嚼野桥雪后梅”，“几叠暮云山拥翠，数声长笛雁来秋”(《度庾岭偶题》)等诗句，并断之以学问为诗，都再恰当不过。作者又将其与冯骥声比较，认为不如冯的才气大，且从众多琼台诗人中拔出冯骥声，可谓特识。这很需要眼光。冯骥声乃天纵诗才。冯见黄遵宪，周老采撷引证“秋斋写怀”与黄仲则(黄景仁)《都门秋思》四首相比较，可能会少些字面的华彩和用典的深微，但其一片神行之气与融骨浃髓的感怆并无二致”(《海南清代诗歌漫记》四，p17)。如果对中国诗歌史不熟稔，断难做到。他甚至指出了当代明清诗学史料大家钱仲联先生的不足之处。清初与周大、梁佩兰被称为“岭南三家”的陈恭尹有咏史之作《读秦纪》：“谤声易弭怨唯除，奏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独漉堂集》)钱先生在《梦庵诗话》之二二条中指出陈恭尹作诗窃取袁中郎。袁中郎《经下邳》诗云：“枉把六经灰底土，桥边犹有未烧书。”周先生则纠正说，陈诗乃翻自早于袁宏道的丘濬《咏史》，“万人丛里击龙车，道是民愚却不知。更笑遗篇灰烬后，

圮桥犹有未焚书。”并说，这些人又都是翻用唐代章碣《焚书坑》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说法(《椰荫诗话补遗》八，p205)，批览之后，源流了然。

第五，评鉴精警，语多中的。如他谓铁面御史韩锦云的作品“词气正大”，实是传神中的之评(《海南清代诗歌漫记》十，p31)。其诗如“浑苍千里妖氛炽，好仗天威尽扫除”、“愿向滇池洗兵甲，共登衽席大团圆”、“谈交耐久松千尺，健语盘空鹤一鸣”等，皆健笔凌云，胸怀纯然，词雅正。评点舒乔青《龙文峰木棉花歌》一诗时说：“气魄异常壮伟，词文异常亮丽，章法也极讲究。”诚知人知音之论，绝非溢美妄菲。他最后不无动容地说：“作为琼人后辈，有幸诵此皇朝巨作，亦须对之三致意焉！”(《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二十，p104-105)这是对先贤的敬礼，更是对琼台文脉的一种自觉继承。

作者的文脉意识非常清晰，他曾说：“现代之中国，乃古代中国之发展，其诗歌亦然。”(翁蔚周的《景庐诗稿》，